



世界經濟日益發展，使所有國家的經濟互相依存。孤立主義已屬不可能。沒有一個國家的生產因素能夠完全自給，而不依賴從其它國家輸入；也沒有國家能夠不向全世界尋求市場來滿足其大規模生產的要求。彼此利害，息息相關，不論其利害關係是相共互濟的，還是矛盾競爭的。

令人幾乎無法致信的是：經濟發展到今天的水準，居然發生全球性的危機，面臨崩潰的威脅，使政治家們為之憂心忡忡，經濟學家們議論盈庭而莫衷一是，人人為今天和未來的生活感覺徬徨。

誠然，如不善謀對策，則其演變後果是未易料知的。

對於世界性的膨脹，沒有人能夠提出有效的處方，也沒有人能夠確言，什麼時候可以平抑下去。

人口不斷增加，食物生產不足，兼以天氣變化、旱澇失調，事實上已經有成百萬成千萬的人民處於飢餓狀態或已成餓殍。

由能源以至各種天然資源之自然的或人為的缺乏和漲價，使各國以至世界經濟不能不尋求新的局部均衡或全面均衡。在尋求均衡的過渡期間，任何人都不能不忍受無可避免的痛苦。

自從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史密遜遜尼安協定以來，不列頓林莊的國際貨幣制度 (Breton Wood Monetary System) 事實上已經死亡。國際經濟安定與發展所賴的新貨幣制度什麼時候纔能夠建立起來？去年乃洛比會議的寄望，已又因國際經濟目前的非常情勢，而不得不予延展。

全球性經濟成長的停滯，甚至陷於降低；國際貿易的萎縮，與膨脹問題互為因果。悲觀者憂慮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會不會重演。樂觀者也沒有指出何時能夠脫離停滯而重見繁榮。

肇因不止一端。我們不能確指經濟的病因究竟是什麼。是過度刺激繁榮

的後果麼？是資源輸出者的卡特爾活動所造成麼？是天氣變異的影響麼？是人口過速增加的結果麼？貨幣制度應當負一部份責任麼？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是否超過生產力的增加？工商業者牟求超額利潤有什麼不利作用？經濟制度本身是否出了問題？各國政府是否過於衰弱而不能採取有力措施？選票是否導致各國政府不能作必要的決策？抑或，經濟學需要再革命？以上的觀點都是有人提出過的。

花繁柳密處要撥得開，需要耐性。這當是應付當前國際經濟情勢不得不採取的態度。

首先看全球性膨脹問題。

## 全球性膨脹

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沒有不遭受膨脹的打擊。其膨脹的程度，則依各國天然資源之豐歉，生產力之高低與生活方式之奢儉而異。世界許多權威機構對於膨脹的數字有所報導，茲估採取新聞週刊於九月三十日所刊載十二個國家一年來的膨脹率如下：

印度	二八%	巴西	二七%
墨西哥	二二·六%	日本	二一·七%
義大利	二〇%	馬來西亞	一九·六%
英國	一六·九%	法國	一四·四%
美國	一一·二%	荷蘭	九·八%
桑比亞	九·二%	西德	六·九%

世界性的膨脹是新產物。以前，雖然有些政治不上軌道或經濟不安定的國家，通貨膨脹使紙幣只好糊牆壁，至少在二次大戰後，經濟重建後的工業

國，其經濟總是相當穩定的。在一九五〇年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屬二十四個會員國的消費者物價平均上漲年率不超過百分之二至三。一九六〇年代前半，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平均膨脹年率仍在百分之四以下。一九六九年超過百分之四，而一九七〇年平均為百分之五·五，一九七一年更增為百分之六·二五，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中仍維持此數。<sup>①</sup>

一九五〇年代以來，膨脹率的增加雖然溫和，但是，趨勢是加速的。一九七二年下半年以後，世界物價猛漲，發展到目前，一般國家膨脹年率都達到兩位數字。

膨脹為什麼可怕？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柏恩斯 (Arthur Burns) 說：「如最近的經驗所一再顯示，膨脹會破壞國家經濟。工商業者 and 消費者對於經濟之未來的信心發生動搖，生產效率減退，輸出貿易萎縮，利率猛漲，金融市場混亂，社會與政治的衝突倍增」。美國膨脹問題專家弗里得曼教授 (Prof. Irving S. Friedland) 也指出：「所必須注意的是，持續的膨脹足以毀滅任何種類的社會，無一得以幸免。」<sup>②</sup>此所以美國新任總統福特指膨脹是「第一號公衆敵人」。

為什麼發生世界性的持續膨脹？一般論者歸於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美國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提高越戰水準，大量增加支出，而沒有採取相對的增加租稅的措施，以致貨幣供應量劇增並泛濫於國際金融市場。

第二、在固定匯率下，美元價值被高估，使美國企業感覺輸出缺乏競爭力，而利於到國外投資，資金因此大量外流。和第一個原因相加，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大量「不被需要的美元」。

第三、一九七一到七二農業年度中，蘇聯因旱歉收，向自由世界輸入穀物二千八百萬噸之多，加以亞洲各地區旱澇不調，穀物輸入區增加輸入而輸出區減少輸出。祕魯的鯉魚撈獲量亦復大量減少。全世界食物出現供給緊張之勢。食物價格因而猛漲，上漲幅度視其供需條件而定，由一倍到四倍不等。一九七三年秋季以後，食物價格雖逐漸回跌。但是，又受天氣影響，美國及世界其它主要產糧區，據九月下旬美國農業部的估計，大都減產。今後，至少一年間，食物價格難望穩定。

第四、從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一月，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石油

價格達四〇〇%。一九七三年十月阿拉伯的產油國的減產和禁運同樣造成供不應求的漲價因素。石油不獨是最主要的能源資源，也是多方面必需的化學原料。石油漲價對工業國的最大影響是在提高工業產品的成本方面，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最大影響則在提高氮肥價格，致其無力購買足夠的氮肥以致農業減產、食物缺乏。

當然，由於石油漲價，使所有石油輸入國因石油支出增加，普遍陷於貿易入超的困境。

其它天然資源輸出者，仿效石油輸出國組織之所為，羣起組織卡特爾，以人為方法提高售價，減少供給，其影響視其產品之需要彈性和產區之集中程度而定。最顯著的是鐵礬土、銅、錫、磷、橡膠等卡特爾組織。目前因為世界生產停滯，對原料的需要無所增加，而且一九七三年物資囤積者紛紛脫手，所以原料價格較去年回跌。一旦經濟復蘇，卡特爾的作用即將顯著。

第五、因為生活費指數增高，全世界工人無不爭取工資的增加率至少不低於物價的膨脹率，而且常為超過。殊不知，原料成本增加造成物價上漲，而整個社會的總供給量並沒有增加，設若需要因貨幣所得的增加而增加，就必然造成火上加油的膨脹後果。

第六、因為膨脹的心理因素及投機目的，引起普遍的囤積行為，使市場發生短期的供不應求的形勢。工商業者更趁機抬高價格以牟求超額利潤。各國國內的膨脹，更透過複雜的過程而互相傳染。例如，因為日元對美元匯率提高，日本就不能照便宜的原來價格在美國市場出售其彩色電視機，這樣就使彩色電視機在美、日兩國都漲價。又例如，假使西德汽車因膨脹而漲價，其輸往法國的數量將減少，第一步的反應是法國汽車製造商代替了西德汽車在法國的銷路，第二步就是法國汽車增加在西德的售價，也就增加了在法國國內的售價。

至於控制膨脹之道，並沒有出現特效藥。各國所採取的措施，出不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所得政策的範圍。並且，多數政府顧慮人民的反應，選票的動向，每每不敢採取阻力較大的政策，而比較無形的緊縮貨幣供應量的政策成為當今的措施。這一措施有其副作用，會造成經濟的衰退。

## 食物短缺

將近兩年以來，世界性食物價格上漲，已經是人人所感受得到的。成億的人陷於半飢餓，成百萬的人成爲餓殍。食物的供給問題和價格問題，應視爲人類生存的第一問題。

食物問題有長期和短期兩方面。

就長期方面說。食物問題在於世界人口增加的速率超過了食物增加的速率，並且由於所得的增加，人們提高飲食水準，飼養牲畜和家禽以供食用，更大量消耗穀物。

世界上每一秒鐘要多兩個食口，每天出生超過死亡二十萬人，每年增加七千四百萬人口。由一九五四到七二將近二十年間，世界食物生產，依每人計算，年增加率是〇·七五%。食物總產量的增加率，在已開發和開發中區域約略相等，但是，開發中地區的人口增加率較高，以致依每人計算的增加率僅爲〇·五%，而已開發地區却有一·五%。

食物以穀物爲主要。對於開發中地區，穀物供人民直接食用，在已開發地區，則需要較多部份用作飼料。根據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研究，在共產世界以外，穀物中有四八%供直接食用，三八%作爲動物飼料，一四%作爲種籽、澱粉和釀酒等用途。展望將來，由於人口的增加，人類直接食用穀物的總數量自將增加，但是由於所得的增加，穀物和其他食物相對比的重要性則將降低。

看過去二十年間世界穀物總生產的情形，在已開發和低度開發地區頗有差異。在已開發地區，穀物產量增加六〇%，但耕種面積不變，約低於三億公頃，所有增產都是由於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至於低度開發地區，二十年間穀物產量的增加則達七五%，但是，耕地面積却增加三分之一，至於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率則僅及已開發國家之半。目前，低度開發地區和已開發地區所使用耕地總面積約略相等，但是平均產量僅及已開發地區六〇%，其單位面積產量約等於已開發地區在一九五〇年代早期的效率。

至於供需的問題，專家認爲，假使世界人口增加率能够控制，就不至於發生缺乏的問題，否則，世界食物問題將無法解決。其次，爲鼓勵已開發地區農民增加生產的興趣，穀物價格之提高在所不免，若干低度開發地區爲輸入其所必需的穀物，要有足夠的外匯。③

進而就食物的短期問題看。

### 危機四伏的國際經濟

一九七二年世界穀物歉收之後，獲得一九七三年水準以上的收成，本可慶幸。然而，一九七四年的世界收成又復受天氣的影響，遠低於上年水準。

世界主要產糧區受天氣影響，若干低度開發地區受肥料缺乏影響，穀物收成情形，令人不免憂慮。據美國農業部九月二十四日所公佈的，依九月中旬的估計，其情形如下：

美國是世界最重要穀物輸出國家，受春季水災和夏季旱災的影響，穀物較上年減收兩千餘萬噸之多。依照八月中旬情形估計：小麥較上年增產三·五百萬噸，達五〇·一百萬噸；玉蜀黍較上年減產一七百萬噸而爲一六六萬噸；大豆較上年減產六·九百萬噸，而爲三五·八百萬噸；蘆黍較上年減產八百萬噸而爲一五五萬噸；米較上年增產六五萬噸而達四·八五五萬噸。較上年減產二七·七五五萬噸。九月份的新估計，小麥降爲四八·八百萬噸，但飼料則由原估之一五八·九百萬噸增爲一六〇·八百萬噸。兩者相抵，較八月份估計增加六〇萬噸。換句話說，八月上旬的喜雨，並沒有改善情況。

蘇聯一九七三年穀物總產量是二二五萬噸，八月估計一九七四年是一〇百萬噸，九月估計又減爲二〇五萬噸，減少部份爲小麥，原估爲九五萬噸，新估爲九〇萬噸。

此外，西歐、加拿大及其他產糧區也都較上年減產。

世界穀物總產量，依今年原定目標，除米以外共十億噸，包括米在內則爲十三億噸左右。今年僅美、蘇兩國的產量即已較上年減少五千萬噸，這是可驚的數字，因爲世界穀物產量本已無多餘剩，世界年度滾存穀物貯藏量已低到僅足供二十七天的需用。

尤當注意，據美氣象專家的研究，美國每二十年出現一次旱災，其綿延時間，每次爲三年到七年不等，一九三〇和一九五〇年代即是如此，假如如此說有據，則今年的乾旱可能是此度週期性乾旱的第一年。美國所供世界穀物輸出總數量，小麥佔百分之三十幾，玉米是四十幾，大豆是七十幾。美國的歉收對世界食物的供給和價格是嚴重的威脅。

此所以說，食物缺乏問題是世界經濟多端困難中的首要問題。聯合國決定今年十一月在羅馬舉行世界食物會議，盼其能作成具體而有效的決定。

## 貨幣問題

自一九四四年不列頓林莊會議決定戰後國際貨幣制度以來，行之二十餘年，對於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頗有供獻。但是，由於美國國際收支年年出現逆差，使歐洲美元泛濫，以至跌價，一九六八年春季發生搶購黃金潮，美國經徵得各主要國家的同意，停止在市場出兌黃金，事實上改變了不列頓制度的本質。尼克森挽救國際收支逆差，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宣佈停止對各國政府之間的美元與黃金兌換；當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二國簽訂史密斯遜尼安協定，決定美元貶值七·八九%，由三十五美元比一金衡兩黃金，降為四二·二二比一。各國貨幣則對黃金升值或維持原匯率而對美元貶值，目的在應美國要求，使美國能改善貿易逆差地位。行之年餘，美國在一九七二年的貿易逆差仍達六十五億美元，乃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再度調整各國貨幣平價，美元再行貶值一〇%，而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跌價之風仍熾，三月間，主要工業國直接了當實施對美元的浮動匯率，任由市場供需關係決定美元匯率，而廢棄固定比率。至此，不列頓制度可以說完全被推翻。

浮動匯率原為權宜之計。一九七三年九月，國際貨幣基金會在肯亞首都乃洛比舉行年會中曾經產生包括工業國和開發中國家在內的二十國委員會，委以責任，要求在一年內擬定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方案，提出於今年在華盛頓舉行的年會。當本文在撰寫中之時，會議正在進行，當此國際經濟多事之秋，料想中，難作新制度的最後決定。

各國政府及各方面專家所提出的方案，迄今，可以分為三類，即美元本位（Dollar Standard）、浮動匯率（Floating Exchange Rates）和準備本位（A Reserve Standard）。

所謂美元本位就是維持現行的制度，各國貨幣以美元為中心，定它本國貨幣的平價，然後，各國貨幣之間產生固定的匯率。但是，美元兌換黃金的制度不可能恢復，因為國際貿易量逐年增加，國際貨幣供應量也必須隨之增加；而黃金的年產量將近盡數工業用途，數量過小，不能充準備之用。

所謂浮動匯率，其長處在於各國能依其國際收支之順差或逆差的關係而自然調整匯率，改變順逆差的關係，不至於因為固定匯率而發生幣值之人為的高估或低估情形。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都有賴於浮動

匯率的相配合。不過，浮動匯率也有其困難存在，因為國際貿易的成本不易估計，因此定價每每偏高，以防匯率變動的損失。有人指出，這是世界性膨脹原因之一。

所謂準備本位，就是不以美元為本位而以特別提款權為本位。各國貨幣，包括美元在內，都要定下和特別提款權的平價。特別提款權本身的價值也要和黃金脫離關係，而以幣值最穩定的十幾國貨幣的平均值為其價值。這也是一種固定匯率的制度。美國的方案，要求各國依其外匯準備量的變動來變動該國的匯率，如準備超過規定的最高額則須升值，反之，則貶值。

④ 目前，國際貨幣制度之所以不易確定，由於發生更迫切的問題。

石油漲價的結果，估計自由世界為了輸入石油而流入石油輸出國的資金，在一九七四年將達一千億美元。除了西德仍可保持出超以外，其它石油輸入國都不免於大量收支逆差。美國所需石油依賴於輸入的比例較少，今年貿易逆差將達三〇到五〇億美元（其中大部份可被資金內流所抵銷）。日本、英國、法國和義大利則將受重大打擊。就美、加、德、法、英、義和日本七國的情形估計，一九七三年的國際收支差額綜合計算約為零。一九七四年則共有逆差二五〇億美元。若就所有已開發國家計算，逆差總數將達四〇〇億。依個別估計，今年的國際收支逆差，英國為八五億，義大利為八〇億，日本為六〇億，法國為五〇億，美國為二〇億，加拿大為七億。只有西德可獲順差二〇億。⑤義大利已經向歐洲金融市場告貸八〇億美元，最近又以黃金為抵押，向西德政府借二十億。

資金的單行道流向是不能持久的。各方面所研究和謀求的是資金回流。

資金回流的第一個方式是購買。石油輸出國向工業國購買武器、消費品、生產設備等等。

資金回流的第二個方式是投資。石油輸出國購買工業國大公司的股票、股權或不動產。這一方式，就長期言，未必為工業國所歡迎，因為本國企業將逐漸受制於外國人，並且利潤將回流於投資國。

資金回流的第三個方式是直接貸款，透過雙邊或多邊關係。如美國向阿拉伯石油輸出國銷售公債，為數數十億美元。日本向沙烏地·阿拉伯貸款十

億。國際貨幣基金向石油輸出國籌借三十五億美元作為融通基金等等。

資金回流的第四個方式是透過銀行。各石油輸出國目前多將售油收入存入世界各大銀行，再由銀行貸予各國政府或企業。過去有歐洲美元之稱，現在則又出現「石油通貨」(Petro-currency, Oil-currency)的新名詞。

石油通貨的回流，雖可濟部份燃眉之急，然而，基本問題却日益擴大。

首先，石油通貨的回流未必流回原支付國，而是流入有商品和勞務為石油輸出國所需要的國家，流入投資安全的國家，貸予信用可靠的國家。那麼，得不到適當資金回流的國家將陷於長期資金外流的困境，最後只有束緊腰帶。

其次，石油輸出國對各銀行的存款多為活期存款，而各銀行貸出多為長期性質。一旦石油輸出國提回活期存款，即將致各接受存款的銀行陷於困境。

⑥ 最後，尤其基本的是，除了購買的資金回流是正常的以外，投資日益增多構成複雜問題。貸款終必要歸還，更不能無限制增加。單行道的流駛終必不能持久。

國際貨幣基金會於九月三十日在華盛頓舉行開幕會議，執行董事魏特芬在致詞中說：「石油價格增加已使世界遭到的通貨膨脹更為猛烈，而且造成潛在的通貨緊縮。」又說，由於石油價格的增加，主要輸出國家在一九七四年將有六百五十億美元的剩餘，而這項剩餘將是世界石油進口國家赤字的一部份。歸結於：「目前是國際經濟危機四伏的情勢。」

此外，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及日本等五國的外長和財長也於此時在華盛頓就國際經濟情勢進行討論。據透露，他們的討論是集中於石油漲價對財政和金融的衝擊。也討論到應如何合作來對付通貨膨脹問題。有否任何有效的結果，尚有待於揭曉。

## 衰退之憂

長期的膨脹，食物的缺乏，金融系統的混亂，石油及其它天然資源的漲價和短缺等等所交織而成的國際經濟，是全面的萎縮。

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世界二十四個工業國的國

危機四伏的國際經濟

民生產毛額年增加率，由一九六三年到七三年十一年間，分別為四·七%，六·二%，五·三%，六·六%，三·七%，五·八%，四·八%，二·六%，三·三%，五·四%和六·三%，而一九七四年預估的數字則只有一·七%。歐洲共同市場估計其九個會員國一九七四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是二·五%，而去年則達五·五%。⑦

關稅與貿易一般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祕書處九月十日發表其年度報告，據計算，美國、加拿大、日本、西德、法國、義大利和英國等七個大工業國一九七四年上半年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年率僅得一·五%，而去年同期則達八%。從今年中到一九七五年中，成長率可望較佳，也不過在二%到三·五%之間。⑧非共世界的國民生產毛額總數是三萬六千億美元，而工業國佔其中八五%，假若工業國經濟萎縮，必嚴重影響全世界。

為什麼全世界經濟陷於萎縮？各方面的意見可以綜合如下：

第一、最為一般所顧慮的，是膨脹所造成的人為萎縮的後果。因為，在膨脹期間，工會普遍要求增加工資超過生產力，造成工資與物價螺旋形上漲的後果。各國政策制訂者，除了採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緊縮通貨減少總需要以外別無長策，而緊縮通貨所造成的消費和投資的減少，自必嚴重損害經濟成長。在膨脹率與失業率不能兼顧的情形之下，只有當失業率增加到為社會和政治條件所不能支持的程度，各國政府纔會放鬆緊縮政策。

緊縮政策誠然是副作用甚大的藥劑。工商業者為之痛心疾首。日內瓦某投資公司董事長說：「我認為目前的遲緩成長率到一九七五年早期將演成衰退。這可能是長期的衰退，可能因眾多的破產而加劇。」赫德森研究所歐洲分所主任認為，世界是正走向「大大的蕭條」。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人員雖不如此悲觀，也指出，各國政府所採取的緊縮政策可能交互影響而無意地把世界推入衰退之境。⑨

第二、由於各國採取緊縮政策，「石油通貨」向各銀行存款多為短期，股票和地產跌價使投資者裹足。國際金融市場的資金供給減少，而各國政府為支付石油價款又復爭相向市場借款，致使全世界的流動能力缺乏，而利率高至空前水準。全世界的總合需要因而萎縮。⑩

第三、因為石油漲價，凡是和石油發生連帶關係的商品，銷路都因而減

少，最顯著的為汽車。又因為部份產品的漲價，消費者不得不放棄一部份購買，所放棄的多是需要彈性較大的商品，如電視機、錄音機等電子產品及紡織品。此類商品的主要輸出者，如日本，多減產、停工或倒閉。

第四、為發展能源代用品或開發新蘊藏，估計在未來十年中，全世界需要投資一萬億美元。這些投資不能夠生產新產品，只是維持能源原有供應量所支付的額外投資。換句話說，這龐大的投資除了也發生所得效果以外，實際上是不增加總生產的投資，因之而減損了對其他方面的投資，是一種笨重損失。⑩

第五、食物漲價，使每一消費單位，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的家庭，既增加其食物支出所佔總消費中的比例，就不能不減少對於其它方面的支出。

第六、由於資金缺乏、利率高漲和消費者購買力削減，使全世界需要彈性較大而價格亦大的建築業陷於低沉，和建築業相關聯的各種建築器材也都因之滯銷。

第七、各國都染了收支逆差的流行症，為謀解決眼前的困難，都謀求減少輸入而增加輸出。在固定匯率的國家，採取貨幣貶值政策。縱然天然資源豐富的澳洲和紐西蘭也在最近將澳元和紐元分別貶值一二%和九·六%。義大利原已採浮動匯率，其削減輸入則採取非關稅壁壘和非改變匯率的措施。此即所謂『以鄰國為澤沼』(Beggar thy neighbor)的手段。不久以前，主要工業國開會相約互不採取限制輸入和鼓勵輸出的政策。然而，無形的手段不可勝數，時至急迫，難言何所選擇。即使不主動採取措施，由於外匯缺乏，也勢必發生減少輸入或削價輸出的後果。

至於低度開發國家，除了同樣遭遇以上的困難以外，更有其本身經濟的特殊問題。

依賴旅遊收入的國家如南斯拉夫和義大利等，因膨脹和萎縮的雙重影響，遊客減少，外匯收入大為減少。

依賴勞務輸出匯款回國程度頗高的國家，如希臘、土耳其和西班牙，因德、法等國的經濟萎縮，失業率增加而裁減外國工人，減少其外匯收入的來源。

人口衆多與食物不足的國家如印度，因為食物漲價，而初級產品外銷又受打擊，缺乏外匯以輸入食物或肥料，乃至不得不再緊縮腰帶，甚至聽其

飢餓。

總之，經濟萎縮現象是全球性的，由開發中以至高度工業化國家無一能免於流行症的侵襲。

## 總結

透過以上的觀察和分析，不難找出當前危機四伏的國際經濟癥結的所在。人為的石油漲價和天然的食物漲價，造成生產成本的普遍提高，也造成生活費直接的提高。在產品價值的分配中，勞動的工資和資本的利潤所佔的比例必然減少。除了石油和食物價格回跌以外，就必須吸收這種因素轉變所發生的影響，惟有提高技術水準和勞動水準以提高生產力（每一男工每小時的生產量），使生產含數方程式中，勞動和資本的功用提高，恢復各生產因素原來的比例，纔能夠維持石油和食物未漲價以前的所得水準和分配比例。不承認此一現實的原理，則膨脹終不可免，也勢必將演成衰退。當然，透過調整以求世界經濟之全面的新均衡，必須假以時日，其時間長短視生產力水準提高的速度而定。

另一方面，石油和食物漲價的因素也不是不能改變。就食物說，假使來年天氣轉好，農民受價格鼓勵而擴增耕種面積和增加投資，產量增加以後，就可以降低價格。石油的價格，也可能由於輸出國的新決定，新蘊藏的開發，代替品發展的成功等等原因而降低。這些展望都具可能性而難以確定。

塞翁失馬，每轉禍為福。正因為石油漲價和天氣惡劣，也許正可以推動人類加倍努力於技術的提高，生產力的增加和天然資源的發展。海洋資源的開發，新能源發展的成就已見曙光，證明失馬之說不為無據。

我們正處經濟開發的中流，處此危機四伏的國際經濟環境，必須深切分析其病源之所在，瞭解其病症的性質，接受現實的衝擊，力事節約，甘於降低生活水準，不追求超過生產力水準的享受，另一方面提高技術水準，積極增進生產力，逐漸吸收天然資源漲價的衝擊力，不久就必能抵達柳暗花明的另一境地。當然，國際經濟之渡過危機，也只是時日問題，外在因素更有助我們經濟之脫胎換骨。逆水行舟中完成十大建設，過此就攀登到已開發的境界。在理論上既屬可能，則一切決定於人謀。

註⑩ Colin Jones, "Inflation: The Global Virus," Economic Im-

fact, No. 2, U.S.I.S. p. 16.

註① Irving S. Freidman, "Inflation, a World-wide Disaster", p. 7.

註② United Nations Report,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a Question of Balance," Economic Impact, No. 6, U.S.I.S., p. 34.

註③ Don Paarlberg, "The World Food Outlook: Estimates and Prospects," Economic Impact, No. 7, U.S.I.S., p. 23.

註④ Hans. O. Schmit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il 1974, pp. 193-210.

註⑤ Lawrence A. Mayer, "A Bad Year for the Rich Countries," Fortune, August 1974, p. 158-163.

註⑥ Robert Mabro and Elizabeth Monroe, "Arab Wealth From Oil: Problems of It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il, 1974, pp. 15-27.

註⑦ Gerald A. Pollock,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Energy Crisis,"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74, pp. 453-471.

註⑧ "The \$ 100-Billion Oil Bill," Business Week, July 6, 1974, pp. 70-72.

註⑨ The Economic News, Sept. 21, 1974, pp. F5-3-F5-4.

註⑩ Lawrence A. Mayer, "A Bad Year for the Rich Countries" Fortune, Aug. 1974, p. 160.

註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 11, p. 2-Business News.

註⑫ The China News, Sept. 1974, p. 5.

註⑬ "Inflation, Slowdown, Change," Business Week, July 6, 1974, pp. 66-69.

註⑭ "The World-wide Liquidity Shortage," Business Week, July 6, 1974, pp. 84-86.

註⑮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 11, 1974, p. 2-Business News.

# 福特行使赦免權及其反應

陳紹賢

## 一 美國總統的赦免權

福特就任美國總統時，國會反應的氣氛異常良好。一般都認為從此政府與國會的「蜜月」關係可能延長。但甫經一月，情勢突變，不僅蜜月關係終了，而且醞釀著政潮的危機。致此的主因，誰都知道是由於福特總統宣告赦免尼克森。為研析這個政潮問題，對於美國總統的赦免權，有先釋明的必要。

美國總統的赦免權，是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項裏一句條文所賦予——「總統有權對於危害合眾國的犯罪，准予緩刑和赦免，惟彈劾案不在此限。」

美國憲法自一七八九年三月四日實施以來，經過了二十七次的增修，都

無涉及這赦免權的簡短條文。其中「犯罪」(Offences)一字，一般都認為是經判決的，但實際上也有因特殊情形而在判決前赦免的。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哈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在他的「聯邦主義者文集」(The Federalist)中寫道：「當危急關頭，給予叛逆者適時的赦免，可使聯邦恢復安寧。」這已成爲判決前赦免的一種理論根據。

二次戰後，美國總統宣告的赦免案，在杜魯門總統的任內，每年平均達兩百件。在詹森總統的任內，每年平均不啻四十件，但各有某些類似判決前赦免的實例。因爲一般都認為憲法如此賦予總統的赦免權，乃是總統的特權，故其行使，可不受法律程序的限制。